

永樂大典

卷〇三四二 陳字

卷〇三四三 陳字

卷〇三四四 陳字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四十一 九真

陳

陳安石

宋史列傳陳安石字子堅以蔭鎖廳及第嘉祐中轉運判官民畜盜每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由是

每者得不死提點陝西刑獄攝帥鄜延能用謀者敵動靜輒先聞嘗救邊部戒嚴既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去璽書嘉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戶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修撰爲河東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盜付民而畀之券使隨所得貿易鬻畢而歸券盜販爲減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衆潰曰事不豫警俟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糧而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久而春甲未至儻不足於食將以之軍興罪我即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潞安石自麟州會逮俄而他路餉糧多不繼

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尚書省初建召為戶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目留之曰。卿豈非在淮南日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改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率因於刑寺審閱或沮以微文則一跌不復。安石請罷再問以絕曩弊。遂為後法。出知永興軍。鄭襄州。

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陳鄆

建安志。陳鄆字彥聖。建陽人。嘉祐中擢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

軍。再授歙州推官。知蘇州崑山縣。歲饑。屬邑希部使者肯不敢
蠲賦。公曰。歲歉而賦不蠲。則流轉溝壑。何以字民。卒蠲之後。為司農丞。未
嘗謁政府。遷太府丞。請外除閩漕。元符中。以元祐黨謫廢。後復官。朝奉大
夫。卒。鄆性剛亮。歷官五十年。帑無羸質。退無居廬。舊
吏以鄆貧。餽金數百兩。竟不受。士大夫以是稱之。

陳知和

宋晁无咎濟北集。朝請大夫。政仕陳君墓誌銘。陳氏諱
知和。字德時。按其譜。博州人也。六世祖翔。唐末從事成都。

府。王建有異志。翔屢沮之。廢居閬州之西。水益袒以蜀歸。曾祖諱。省華。始
來自蜀。為祥人。仕本朝為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

秦國公秦公生三子皆儒學擢高第位將相勲勞於國樞密使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國公謚文忠諱堯叟君祖也英公生尚書都官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師古光祿生君光祿前夫人賈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國縣太君賀氏出也光祿當任予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宿州任君石班殿直及長知書歎曰吾家世如是吾父教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選仁宗嘉其意且以其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事四守梁適李淑張觀蘇紳皆當顯人其趣操不必同而君介然若一四人者皆賢之再調寧國軍節度使推官竄卒謗耕民刺里中卒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并論民死君爭之力守怒而入君立廡下不去守悟爲讞諸朝民果不死遭安福憂免喪擢衛尉丞知破石縣事縣當陝衝辛苦於後作偽印帖隱民間前令比獲以要賞君一日輒六人且嘗度關法應死既不忍以要賞見其區區誠苦於後者爲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偽印帖焚之還其後戍兵道縣中群博犯法邇者執于庭數百人謀縣門且奪之吏趣閉門君徐出坐堂上命開門衆莫敢入因陽叱邇者鮮縱之既行密疏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事

未行遭翠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緜氏縣事英宗即位遷右贊善大夫昭
陵采石聚兵緜氏城中萬人倉無儲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殃報乃下
令借富人停粟約與之息匿者沒官令出而辦比輸者至則兵仰食縣者
十五日矣事已旁縣吏皆遷而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遷殿中丞又遷國子
博士通判果州事神宗即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賜五品服遷朝用薦監
左藏庫不就通判趙州事遷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察訪河北奏君僻行朝
廷方議省郡縣寬力役吏希旨爭言可省而乾寧保定順安三軍在議中
俾君往視還言沿邊城犬牙相制以利守禦而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可
改朝廷然之爲不廢三軍中人程昉建言徙漳河洛州使者以君權知洛
州董其事漳河役大肪欺朝廷以易集務減人徒以故怨之百餘人燒民
廬爲暴君盡捕得誅其始謀者八人事且畢會新守至君還趙州昉以君
爲暴其短乃歸力新守而君亦不辨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
諭君歛故難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倚君君不得解擢知欽州事遷駕部
員外郎自以不能當執政意至則求閑局差管勾嵩山崇福官民上書願
留者以千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賊敗又擢知房州事郡阻山城西有谿所
從來高望之洞淘在城上舊有堤圮不治餘三十年君議增築不欲調民

乃以術招竄卒廩之。蓋以州兵凡用工萬高其舊丈二尺而廣如之人初以為煩。會明年溪大漲得堤而定人乃服。君奏課京西第一遷虞部郎中。擢知泗州事。郡當水衝屬霖潦君度准汲沫泗滿必大下因預為守城備。水至浸城且壞吏倉卒不知所為而君規畫素定語吏如此城既無虞而民賴以活。萬計重詔焚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改朝奉大夫審閱南粵都會守俸月七萬守方對詔獄君攝州事竟八月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我豈緣人不幸而自裕邪宴賓客為徹樂其忠厚如此。遷朝散大夫。盜起梅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為道驛而往恐後乃自南雄州絕山倍道崎嶇。茆竹間蒙霧得疾幾殆後良愈因求上印。緩時方六十一即去位。遷朝請大夫賜三品服。勲上柱國。為人清慎退約。不干權貴。善與人交。自以無怨惡於人。明白立斷。所至民愛之。善楷隸。善為詩。既謝事作燕譽堂於第之西北隅。蓋以訓詞名之。日從賓客飲酒談笑其間。以疾卒。壽六十四。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也。夫人鄭氏安葬縣君。男曰迨。寧鄉縣尉。逾鄭州司戶。適臨河主簿。女長適朝散郎。潘行次。適通直郎。王鎮次。適道州錄事。楚沖。次適宣德郎。周昕幼在室。孫男女七人。諸孤以君卒之明年七月壬申葬於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仕可以藉其世而公不賴。

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競之時未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先得取其後名處其薄功處其厚造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其人不亡在其後子孫

陳升之

宋史列傳陳升之。字賜。升之，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爲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

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許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為搢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為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母得除館閣著作佐郎。王瓘遇殿帥郭承裕於道，呵怒不下馬，執送府。升之言京官不宜為節度使，下馬因劾承裕驕恣，解其任。張克佐緣後宮親為三司使，尋為宣徽使內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求升之正班。御史張昇補郡，久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令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閑滯罷懦，則陵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昇與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務，升之

初爲諫官時嘗請抑絕內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至是申言之。詔委三省
勅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彥博已罷相。升之慮樞密使賈昌朝復用。疏論
其邪。昌朝卒罷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
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文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仁宗
以示升之。升之丐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
之。以升之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
宗立。以母老請郡。爲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
過闈。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既爲
使。帝以升之三輔政缺。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
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
條例司。其說以為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
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
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卧逾十日。帝熟
敷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詔爲樞密足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
相禮。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
中書令。謚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惠正論。

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
為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
謂之鑒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馬史論載王珪傳後東都事畧升
之爲人深沉始爲小吏與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升之在樞府安
石亦執政多變更舊制引升之共事升之心知其非而竭力贊助之以故
先安石爲相既拜乃言制置三司條例司難以僉書臣待罪宰相無所不
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司者臣道也人臣固可稱升之曰令之有
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之所宜稱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
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三公無官以六卿爲官周公以三公爲
冢宰蓋其他三公或爲司馬或爲司徒或爲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三師古
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所不統然亦不過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掌
邦治至於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
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不可神宗謂安石曰卿
獨領可乎安石請用韓絳乃聽升之免條例司以母喪去位終制拜同平
章事樞密使契丹遣蕭禧來議河東地界理屈卧都亭驛不敢歸升之曰
致饔授館有常禮過期曲留宜即裁抑禧慙沮乃行以足疾求罷拜鎮江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楊州封秀國公請老以故官致仕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成肅初升之母竇娘至春秋爲彌月父儼善推策得九日吉而升之以是日生故名從九從日字升之至神宗立乃以字爲名云京口者舊傳陳升之本建人國史有傳墓在縣之五州山二子閔閔皆以父任閔終宣義郎無子閔終大理評事子慤以祖恩授承務郎亦早卒以從姪鎮爲嗣終宿州符離知縣三世並祔葬五州升之自建來居從子豫及禧實與俱來豫以升之廢終中奉大夫四子机桶最知名机知信州勅秦檜妻黨王仲山坐廢檜死起知楚州將漕淮南終知衢州桶爲韓世忠軍參謀九世忠出師桶皆在行積功爲右文殿脩撰敷文閣待制卒三子官皆至陞朝禧之弟出繼升之後即鎮也再傳而絕命他族人爲繼又再傳而絕今繼升之後者禧之曾孫應祚之子其元一純志陳升之本名旭自升之避國諱以字行改字賜叔博學多能第進士初嘉祐末爲諫官劾貢昌朝不可輔政頗有聲稱宋熙寧中以王安石薦拜相時同郡吳充亦拜相神宗問司馬光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曰今已宣麻播告臣雖言之無益耳神宗曰試言之光曰閩人狡楚人險今用三相皆閩人二參皆楚人必將復引鄉黨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必更得淳厚上曰升之有才智

光曰固然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鎮江志陳丞相升之自建來從子禧豫實與俱以升之奏補禧終負外郎管當在京儀鸞司守琳選調豫中奉大夫四子机桶最知名机知信州楚州淮南漕知衢州桶敷文閣待制三子皆陞朝禧之弟繼升之後即鎮也今繼升之後者禧之元孫箕詳見耆舊傳鎮亦陞朝子耆從政郎禧之孫雅言嘉言之子應峩三舉于鄉箕應峩之子也。增本又陳升之字暘叔建安人居丹徒位至丞相封秀國公升之本由進士及第然以其非茲郡所舉故畧而不載至其子孫由此鄉舉而登第者則書之後皆倣此。閔升之子宣義即無子閔閔舉類豫禧弟中奉大夫。鎮亦禧之弟升之命為後終宿州符離知州。閔升之孫閔子承務即蚤卒。耆鎮子從政郎琳禧子迪功郎机豫子知信州楚州淮南漕知衢州桶机弟敷文閣侍制。增本桶孫朝散郎知英州。明晉第朝奉郎通判和州。峩明弟通直郎知江陰縣輿地記勝陳升之字暘叔建陽人博學多能景祐擢進士甲科既而在言路以直道自任多所彈擊仁宗擢樞密副使神宗即位拜相後居于潤莞葬于潤子孫因家馬姓氏遜華陳升之字暘叔登科為太學博士揚州芍藥花開

四幕太守韓琦通判王珪幕僚王安石三人宴欠一人守命吏有客即通
既而報陳太博謁召與宴四花方有屬後四公俱拜相升之元豐年平章
事判楊州封秀國公年六十九卒謚成肅公其先建州人惟楊志王安石
送陳升之序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
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
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乎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
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
嫉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
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
事其名實蒸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疾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
之所疾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仕則
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疾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
實爲比難則柰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柰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
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楊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
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
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

而已矣。非予所
以望於升之也。

陳造

宋晁景達集故贈奉議郎陳公墓誌銘承相文忠陳公長子師

古尚書都官郎中知七郡有政績生子知章大理評事幼有大
才日誦萬餘言落筆數十字在須臾間嘗行從下馬道傍讀古碑二十餘
言歸覆之一字不謬謝希深手書啓事上尊府廷評隨衆目在傍胡恢乃
號啓本去廷評取紙平空細字寫一通如初夏英公雅重其詩文數來問
典故及奇字卒年二十有四娶殿中丞賈守文之女叅知政事之孫生子
造字公甫其生四月而孤曾祖母祁國大夫人宋尚無恙深憐撫之仁宗
侍郎國以異禮出入廣內稱呼如家人既薨上震悼之乃特錄孤曾孫以
太廟齋郎既擢調黔州司戶叅軍尋罷去復司戶戎州兼錄叅司法叅舉
不以門地自慢遇事如老於吏者國朝自叅相貢公樞密副使吳公慶
曆八年上編勅二十卷後逮公之出仕幾二十年不復設官編勅其下郡
國者雖稀簡而必具啓請申明若奏可本末寫成大軸非若其後一事一
印紙日沓至雖數紙不厭也以故勅令壓架彌棟塵垢莫可觸壞鼠康爛
不能文字吏幸以輕重出入爲利況在戎州遠徼公視而笑曰乃今可為

矣。白郡守武侯曰：「無斧斤則失鑒納，願以編勅後所降依門次第之上奉朝廷之命下絕吏為民姦，幸甚！」於是未半年書成居數年，是謂嘉祐七年。丞相韓公上編勅三十卷，頒之以勸公之私書，其異同者兩條餘如同繩墨尺寸出也。戎人楊三尊者，黠鷙自異，喜生事，漁獵其酋長亦憚畏之。公一見嫉之，曰：「豺虺也，留之異日必貽患於人。」無幾，何三尊被輕繫公，乃發其前後殺人死罪數十，立以法誅之。戎塞悅伏以公為神明。而戎漢賴公以寧居者數十年。州將一旦率官屬登城樓語非所宜言者為人告之一，郡官悉就逮。公初未嘗從之，樓上乃領州事久之，益得盡其才。賈夫人感疾，公輶江下三峽謁殿中丞單驥，其勞萬里。夫人疾愈去為楊州節度推官。王君玉侍郎知揚州，以聲譽老成，自高待公忘年，每與論新唐書，抵牾而不更之也。韓丞相王汝以貞外郎年甫三十餘來知州事，風稜人不敢喘息，晨坐得鹽賊，付獄日未午，督按具甚急。公乃故遲之心，知其非真盜也。韓公怒，取囚由大書杖脊二十下，未幾，真盜得而韓公慚焉。自是韓公之威少奪，而多與公議。事有江都宰者，地寒而賢，後太守朱大監以私意欲罪去之。公率郡官廷辯曰：「江都宰無罪，且才之。」公在揚州四年，晚擢江都時，散青苗錢之初也。公視可與者與之，不以殷最為已事。卒無一

人妄請者而刑戮賴之以省。非它縣比用三司使舉監廣利門初罷使臣為門官而新城門設水扉創格令條禁甚密所謂三司使者一時風力人也多從公之建明至今人賴之以不可調宿州觀察推官未行王丞相荆公用以便糴河北丁賈夫人憂免喪臘然嘆曰吾少舉進士而卒不得一第每更一官歸當改秩而舉將之格必虧其尚龜俛於斯世者吾母待養也今既不得終養則吾何用祿為乃屏居陽翟淵上菜飯不肉者十年日誦佛經宴坐間則往來嵩少窮山水之娛且嘗得法於天衣之門人法清既感疾彌年不問醫卒年四十有六元豐五年二月一日也娶阮氏自有誌銘子五人長恬海內知名士也起處士今為奉議郎遇郊恩贈公承議郎次繹恩近思惟愴四人皆早卒女三人婿曰文林郎吳僧張文定公諸孫彥之鞠待制之曾孫正彦孫男三人昌邦昌萼昌裔女二人長邇鄖鄖李榛一幼公骨相甚偉能與人交而不忘規過墓兩叔父及其舅氏嫁孤女數人皆盡力其才識文藝不減其父而不自多也恬以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葬公于新鄭世墓之次不及銘後十有一年因拊阮夫人方得銘於恬之友嵩山晁說之銘曰昭陵之時無窮士何夫子之傑才駿識早聲聞而辱下僚兮勑令刺於私室而應戎誅以獨見方未老而

潤瀆藜蘆與嵩山高兮相門之初必復其難去斯世而有覺者以
超超兮有祖有父之風然而有予以景樂則吾之幽慕昭兮

陳睦

蘇州府志陳睦字子雖祖絳福州莆田人舉賢良方正官至石

館閣校勘歷衛尉少卿元豐中知陝湖宣三州睦嘉祐六年進士第二治平
中詔舉館閣才學之士睦與劉攽李常寧李清臣輩首被選擢拜監察御
史熙寧中提舉兩浙常平以丞相曾公亮薦遷提點刑獄坐是免官元豐
間高麗數遣使航海修貢朝廷以其恭順選使諭旨激以忠義初命林希
希力辭之更以命睦睦即日就道上喜語輔臣曰林希無親堅辭不往睦
親在乃不憚行假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特贈仙華金帶自春銜命涉冬而
還奏言本朝故事惟寶文閣直學士以上職乃服金帶今領上所賜上特
旨令服之仍真拜所假官職又賜金琰於令式外以示寵錫其後錢勰楊
景略援例欲服金帶上弗之許尋直龍圖閣知潭州改寶文閣待制知廣
州子彥文字經仲建炎二年以龍圖閣待制知江州視事方十日會盜張
遇犯城彥文極力固守遇乃引去明年爲沿江措置使過躋法從彥文第
彥武字緯叔爲提舉官古今事通陳睦提點某路刑獄時某民有妄夏沉

香浣衣并夢其嫡子墮井死妻訟以沉香辨之三易獄不合睦怒勸掾而
赦沉香他日睦還京久亡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游密間以將來邢
拒之而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病
震汗累日梅執禮送吳廷提刑序

陳某

宋李直譖集鉛山縣尉陳君墓銘

并序

君諱某字某與予同郡
實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爲郡著姓父某尤善士有二子君
其仲也君幼而開爽多智慮以兄官學膝下少人廼顯治生若親之意其
先子豁達而好義自放于詩酒間罕視家事而財用所出近得以賙親故
遠得以及羈旅爲有識所貴者繫君之力是賴既孤而母老伯氏從王事
溫清益謹而田里益脩彼士千里之外而無反顧之憂者抑君使然免喪
數年遊京師屬河決以財佐公上補太廟齋郎選授郡武軍建寧縣尉于
時盜賊多主名不見邑居患之君以職往所至輒禽郡守言其勞不報替
授茂州司戶兼錄事參軍兄爲德陽卒不宜俱入蜀改信州鉛山縣尉未
行以疾終年五十一嘉祐元年夏四月癸亥也娶鄧氏生男光遠光道皆
好學見稱于士友君之啓手足命以卒業而已不語他事一女嫁黃某亦
冠族其冬十一月壬寅葬于所居東北十有餘里太平鄉三興里符源銘